人间三色

天气晴朗,隔着玻璃,还能看到爬山虎 的脉络走向,它舒展得极为繁盛,映衬着天 空,蓝绿蓝绿的,点缀了我单调的窗台。抬 眼望去,有丝丝流云。一只鸟掠过,与天地 相融的刹那温柔。风也来了,爬山虎开始摆 动着他三瓣叶片,就像摆动衣袖羞答答的 姑娘,不时敲打着玻璃,发出细碎声响。这

向上的绿

我被爬山虎充满生命张力的绿吸引, 从这个绿到六月的银杏。以往深秋的银杏 更有氛围感,但今年颇为特殊,绿色叶子的 银杏舒展得很可爱。

一窗梦,陪伴我许多时间,她们往往一夜从

深绿退成浅绿、或染得绛红。

初入三苏祠,便被两株银杏吸引,树干 遒劲有力,散发出岁月积淀的苍茫,扇形的 绿叶两边散开,仰望才能看清全貌。来到这 里总为苏东坡,在满眼即绿里,读着他的一 首首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惆怅 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心中好似 与他有了感应,他的超然豁达、孤高旷远与 "满肚子的不合时宜"开始萦绕,让我在他 的慈悲里柔软,又跌落在他矛盾的哀愁里。

乌台诗案后。他的文学梦得到了重振 与突破,在险象环生的岁月,他迅速找到新 的方向。在岭南关注水利建设,与建筑工人 为伍建起西桥,过起"日啖三百颗,不辞常 做岭南人"的日子:在病无药、居无屋的儋 州,他依然饱含热情为当地百姓做好事,潜 心著书办学。无论风雨,都"一蓑烟雨任平 生".这不仅是精神的凝结,确是他真心所 好。颠沛流离、亲人逝去、郁郁不得志的坎 坷包裹着他,他以"生活以痛吻我 我却报 之以歌"的方式破土、抽枝发芽、向阳生长。 像新生的绿,如同这门口的银杏,笔直、葱 绿、绵长。爱意、思念、抱负揉进了他独特、 矛盾与包容的精神领域,伴着故乡的皎月, 流淌、遗憾,也遥望了千年。银杏不只是"与 君世世为兄弟"的手足亲情,而是绵延千万 里汇聚到一点的起始。

苏东坡的智慧、才情、心性虽至高至上, 亦会俯首尽看人间颜色。人与人都在生命的 维度里,不断与自我冲突,在相互妥协里共 处。像爬山虎颜色更迭,向上的绿不可或缺。

雪白晶莹的雪花终于飘起来, 万物 归寂

有人熬不到忍冬花开,就提前离开, 那天和平常无二、街上车水马龙、天灰蒙 蒙,草木也提不起精神,叶子还没有凋零 的启示。仲夏后的秋天, 有点滑稽与煎 熬。我看着这一切,久久沉浸在一个陌生 人的生死里。我得知她死亡的讯息,想起 她的模样。没成想在优雅的身影之下竟 是与病痛斗争后堆砌的笑。她选择以不 再治疗、只服用止疼片的方式终结,坦然 面对,陌生、苍白、遥远。难以想象,人面 临生死诀别时, 是怎样的一番斗争和选 择。毕竟她和小朋友玩闹的场景不过过 去几天,人生虽有失意,但总有一种温柔 触及真心让人一往无前, 那又是怎样一 种痛可以会弃温柔呢?

第一次接触死亡,是邻居的过世。幼小 的我毫无概念,和几个小朋友去摸了摸,肉 凉透了。她的亲人在一旁讲着托梦一类的

像感人的歌声留给人的记忆是长远 的一样,多少次、几回回,当我在烛光下提 起笔铺开稿纸冥想之时,沙老师的音容笑 貌,在历经了三十二个春秋之后,依然清 晰,像一帧帧珍贵的画面在我的脑海浮现 出来。

他永远用悠扬的男中音歌唱着生命 与激情,用言行引导学生发奋。

那个饥饿的年月,有一夜,我和外 婆因饥肠辘辘,有气无力地走在回家的 路上。行至经营所时,忽然一阵悠扬的 小提琴声从路旁的围墙内飞出来,我和 外婆便不由自主地坐在路边一高一低 的两个石头上。那琴声清纯而明亮,华 丽而甜美,抒情而自然。入迷的我,右手 托着下巴, 仰望着夜空中月饼似的月 亮;围墙内两株高大的桉树的叶片也在 轻轻飘动,颤动得像琴师弹琴的手指; 年老的外婆也满足地点燃了叶子烟,烟 斗上遂呈现出一闪一亮的星红;这一 刻,夜空中的星星仿佛也呆滞了。

吸了一口烟,外婆兴奋地说:"山中 有清泉,林中有百灵。传说学校新来了位 沙老师,他的音乐如百灵鸟,刚才拉琴的 一定是沙老师!"

几天后,新学期开学了,沙老师任我 们初一班主任,教授语文和音乐。他给我 们上的第一堂课是音乐课, 只见站在黑 板前的他,长着一张英俊的脸,穿着一件 青春的海魂衫,中等偏上的个子。当他唱 到"渔家姑娘在海边哎,织呀织渔网"时, 全班同学报以如潮的掌声。上语文课时,

玄谈,我才知道她的死亡早有昭示。后来, 我的奶奶走了,我和父亲匆匆赶回,但终究 相隔太远,那一眼也成了终生的遗憾。奶奶 的逝去,我没有很大的触动,只是在她旁边 放完一整首《天路》,传说心诚的声音可以 远到你想去的地方。

我对死亡的恐惧,源于母亲。大四的 时候,母亲得了一种怪病,肚子里莫名积 水,一直无法根治、查明病因,她感觉时 日无多,忧心得不能自理,像个小孩子一 样走哪儿都拉着我们。终于我在她的一 句话里崩溃:"我要是不在了, 你怎么办 啊!"强撑的坚强轰然倒塌,我感觉像登 临悬崖,唯有学会飞翔才能活下来。生离 死别加身,像剥离了什么。

母亲的腹水后来被医生用针管抽出 来,似乎逃过了一劫。但她的怪病常常反 复,每次病发,我又揪心起来,好像又面对

人一出生,就被设定了赴死的的钟响, 路的中途就是情绪的释放、催生与重来。人 活久了,烟火气越来越厚重,断舍离愈发艰 难。在漆黑的夜里,没有星的指引,独行格 外孤单 寂寥 波折 但终究是要独自上路 学会欣赏一颗星的璀璨,开往忍冬的白。

吹落的无

雨淅淅沥沥下起来了,落到土里,淋湿 楼房,洒向了爬山虎,沿着她的藤曼变成雨 滴,有时候还陡然形成落差,像个坐滑梯的 调皮孩童。时间,她慢,也快。她变化不同的 形态、颜色和气味。我的窗,一夜北风吹落, 光香香的 没有绿 也没有红。诱过雨的颜 色 我看到屋顶的白鸽 橘子树和你的低眉 浅笑、喜怒哀色。

一旁的女儿用小奶音学叫着"白毛仙 姑",缠着外婆同她讲白毛女的故事,我也重 温了小时候听故事的场景,那时候母亲脸上 还没有深深浅浅的褶皱, 身上还穿着的确 良衬衫,而我乖巧地在一旁陪着她弹棉花。

我去乡下看外婆, 发现她已经偶尔记 不起我。她喜欢呆在老屋里,尽管老屋被翻 修过多次,但依然保留老的味道。燕子仍然

在这里筑巢,从天井口望向的天空,依然灰 蒙蒙,或晴空万里, 地面照旧是不舍得换的 青石板。一切被舅母收拾得井井有条。清 冷,但这里曾有外公带我玩"哒哒炮"以及 教我写毛笔字的场景, 我还能记清楚他的 样貌和他眼里的笑意。

这屋送走了很多人,包括我的外公。 我和外婆静静坐下来,彼此没有什么言 语,但我很享受这份安静。偶尔说到重要 事情的时候,外婆的脑袋就像开过光,比 如钱财,生怕我知道了她的秘密。过过苦 日子的外婆可能一直做着发财势,就像母 亲重复着买彩票前后的心情落差,为此乐 此不疲十几年。

"我们就这样庸庸碌碌过一生"窥探出 很多人生失意的窘态.想起"向天再借五百 年"的妄想,生活不禁安然起色。

有一天女儿问我:"妈妈我们要一起去 冬天了?",我顿时觉得三岁孩童的语言可 以那么优美,不用被语法耽搁"诗性"。我常 教导她,时间一艘火箭,要懂得取舍,去做 有意义的事情。孩子怎么能懂,但是我需要 懂。"人只有自己有了、够了,才能分出去给 别人"我陪着她再次观察窗外的爬山虎 她兴奋地告诉我,每个枝桠都有一个凸起 发黄的芽.大概是来年的绿。此时.又好像 不那么光秃秃、赤条条了。

人生就应该时常慢下来,停下来,用一 冬寒冷的酝酿去等待山上的茶出绿, 用一 春的香气芬芳白兰花开, 用一秋的落叶馈 赠冬的皑皑。

在光秃秃的爬山虎下, 在熟悉的屋子 里,又上演了父母的争吵不休。我之前厌 恶,在望向窗外的时得到另外一种解读,生 怕以后再也见不到。

我傻傻地笑起来……又跌落在未来

又是一年爬山虎叶落, 身后是老态龙 钟的外婆和往后的无数。我想起一首诗: "月色与雪色之间,你是人间第三种颜色"。

无论怎样,都是自己的颜色。我要带 上"诗酒趁年华"的热情,带女儿去看绿、 看红,看五颜六色缤纷,看无。

母亲的菜园平里有许多果蔬 我却被韭菜旁的几束迎着朝阳盛开 的萱草花攫住了目光, 幽绿狭长的 叶子就地丛生,亭亭的茎秆托举起 橘黄色的花朵,宛若云霞,淡黄色的 花蕊招摇,引来蝶蜂环绕。

萱草还有个极动人的名字叫忘

忧草,《博物志》中记载:"萱草,食之 令人好快乐,忘忧思,故曰忘忧草", 《诗经·卫风·伯兮》中有诗云:"焉得 萱草,言树之背。"关外硝烟四起,烽 火不断, 锁在深闺的女子思念在外 征战的丈夫,翘首盼望,等不来一封 书信,万般无奈之际,徘徊在空院中 寻求一支可以栽种在后庭院的萱 草,借以忘忧。"思君如萱草,一见乃 忘忧。"这份心酸中夹杂有几分豁达

的心意, 在闺中女子细腻的心思间 跳脱成笺纸上如墨的字迹, 在日月 的迭代中蔓延成游子心里的潮湿, 步步回望, 目之所及全是慈母脚畔

小时候学习《游子吟》, 年过半 百的语文老师读到"谁言寸草心.报 得三春晖"时红了眼眶。彼时我尚年 幼,长大后外出求学,切身体会了身 旁无亲人的孤苦, 才发觉那抹泪花 里浸着的是无法追寻的过往和难以 平衡的缺憾。游子身在旅途,单薄的 双肩一边支着理想 一边架着现实 誓要对抗一场生命的虚无, 将过往 蕴藏进一支支色彩艳丽的萱草花, 步履不停, 匆匆扇动的飓风吹皱了 母亲曾经骄人的面孔。花开花谢花 飘零.人来人离人远行。门前的萱草 花不知开了多少季, 才盼得携来一 路风尘的游子!

诗人孟郊有云:"萱草生堂阶, 游子行天涯。慈亲倚门望,不见萱草 花。"庭前种萱草,是为解心中烦闷, 只是不知这忘忧草, 是否真似古诗 中所描述的这般神奇浪漫, 解了那 春闺女子和慈母的忧愁?原来萱草 花的花语即为爱的忘却,教人放下。

晌午时分, 萱草花在骄阳下开 得更加艳丽,暖风佛过,萱草花纤纤 地摆动着身子。花随风动, 影随花 动,花影斑驳间绽出一缕芬芳,观之 使人赏心悦目,似有清凉沁入心头。 静坐地头,在暖阳照人的午后,邂逅

一段营草花的故事。

传说农民领袖陈胜,之前家境清 贫,讨饭为生,在讨饭的时候,全身浮 肿肿痛。一日,陈胜讨饭到一家姓黄 的母女家,黄婆婆可怜陈胜,给他蒸 了三大碗萱草花吃,不仅吃饱了,几 天之后,全身浮肿也消退了。《风土 记》中记载:"萱草花,其叶就地丛生, 两边分垂,叶似菖蒲叶而柔弱,又似 粉条儿菜叶而肥大。叶间撺葶,开金 黄花,味甘无毒。根凉亦无毒。叶味 甘。"萱草花的根、叶可入药,具有健 脑和明目等功效,能显著降低血清胆 固醇含量。人类传颂千年的故事大都 真假难辨,故事中的英雄人物也被风 干成书页之上的一行字迹, 悲喜难 辨,只有萱草花依旧盛开在先秦时伊 人踩过的那片湿润的土地上,朝开暮 蔫,秋深乃尽;在盛开的日子里,医治 着和千年前相差无几的人类。

薄暮时分,残阳浮于天际,绽放 了一日的萱草花静默地收起花蕾, 谦卑地迎接即将到来的黑夜。我极 力忍住了想要采摘一朵萱草花献于 母亲的念头,踩着夕阳的影子往回走 去,来时心里的烦闷已不见踪迹,渐 晓自己才是母亲心头的那株萱草 花,惟余一份感动盛开在心间!

自然之于人类,往往以一株花草 作为馈赠,医人疾患,美人味蕾;在纷 繁芜杂的尘世中给人一份清净, 一份 禅意。人们所困扰的,或许全然可以从 自然界孕育的草木花卉中得到答案!

蕨基坪畅想

□ 谭明发

从渺小到伟大,一般人需要一 生的努力. 从伟大到震撼也许只有 大自然才能双手托出。这是一个去 过蔗基坪的资深驴友对我说的富有 哲学思考的叹论。一次饭后茶聊,驴 友眉飞色舞地谈起麻陇彝族乡蕨基 坪的神秘与苍茫, 禁不住手舞足蹈 起来,还打翻了我的茶杯。但凡能令 人颠狂的境地,一定有着他不同寻

七月的雨如期而至, 八月的绿 也随之而来, 当地政府为了打造麻 陇地区文旅产业,开发旅游资源,一 个年轻有为, 能歌善舞的彝族汉 子-乡长杨华找到我, 恳请作协的 朋友到麻陇去体验一把, 也为当地 的青山绿水吟诗作赋, 宣传麻陇的 风土民情。

从米易出发,开车约两个小时, 北线经普威进入, 南线沿安宁河顺 流而下,无论哪条线,车窗外都是一 派苍翠, 八月的天气, 雨后空气清 新,山色苍茫,流水自天外,浮云从 路升,进入林间,鸟语唧唧,山花烂 漫,车行在山道上,当路边的果树变 为松树再变为高山草甸, 再变为一 地蕨类植物时,蕨基坪应该到了。

蕨基坪是一处高山草甸与山林 融合一起的高山小盆地。四围是树 林、灌木与山石。白云生处,万千野花 一片嫩绿,同行的画家朋友说,那是 鹅黄或滕黄,不管什么红黄蓝,反正 就一个漂亮。久居世俗,混迹于街道, 挤身于名利,进入蕨基坪,面对一地 灿烂、满目清秀,我突然发现,五十多 年来, 我的生活是那样的缺乏色彩, 渺小而卑微,甚至无聊。那些城市中 精心养植的玫瑰、茉莉,或者高大的 玉兰、火焰红,妖媚的三角梅抑或吃 钱的"多肉", 相对这一地的无名野 花. 纯粹是一地鸡毛, 那此花朵 仅是 一种颜色的感官,多肉无肉,鲜花无 鲜 而眼前这一地鲜活 一地芳草 一 地生命,一地诗意,一地纵情与春梦, 都在这一片花海中融去又绽放开来。

浮云压低温润的鼻息,松树投来春夏 的绿意,偶尔的一群山羊走过,富足 的步态,胜过城里豪人的"宝马"。一 阵山雨袭来,酥润的点点滴滴,刚好 打湿面颊, 一位来此观光的耄耋老 人,被其女儿搀扶着,站在花海边,女 儿要为其撑伞,老人却示意合上,激 动之余,还邀情我们同行的十余人与 他合影留念,也许,在他生命的历程 中,这是一次难忘的值得纪念的场 景,从他颤颤巍巍步态里,也许他想 在这花海中再来一次奔跑。

看遍了蕨基坪的花, 花海沿山 边爬行的植被, 应是最富生命力的 漫山蕨类植物。据说蕨基坪的地名 也因此而来。蕨类植物有几千种,从 恐龙时代到此时此刻, 漫山遍野的 蕨苔花(其实蕨类是不开花的,当地 山民采其嫩蕨台茎食用, 称之为蕨 台花)昭示着蕨类的坚强与伟大。他 低矮的身段,招摇的四肢,挺拔的生 长,毫不掩饰的翠绿,一清二楚的叶 脉,都透出低调的高傲,贫贱的奢 华,甚至藐视一切动植物界,恐龙吃 不绝,野火烧又生!而蕨基坪的蕨还 有柔美的四季与温情的昭示, 畅游 其间, 高不过膝的枝叶抚摸你的伤 痛,你的无奈与脆弱,找一块无辜的 山石坐下, 蕨基坪的蕨苔花一定是 你最忠实的朋友。

老者向我作别, 他们要回到繁 华市区,我也要回到我市井的生存, 也许过了今天, 我再也不能回到今 日之蕨基坪,那一丛丛蕨台花,那一 簇簇芳草地。



《两江风流恋青山》 侯甫兵 摄

常的遇见,从那天起,我就有一探蕨 基坪的心思了。

再见了,格郎河

□ 蔡晓明

时光追随到 2017 年的冬天,我 在格郎河搞定点帮扶工作期间,一 个盘着"天菩萨"的留守老人闯进 了我的心扉。

他五十多岁,脾气有些执拗,早 年丧偶,膝下两男一女。女儿出嫁 身体不太好,喜好烟酒。他一个人 干不了重活,就把家里十几亩土地 都租给寨子里有劳力的亲戚耕种, 年底分成。他养了一帮高山黑绵 羊,当时从亲戚家赊来的时候才20 多只一万多元本钱,现已发展到80 多只了。他还喜欢养蜂。而且,他还 是祖传的铁匠。他说,他祖上还曾 给部队维修过武器哩。

刚认识时他叫我"蔡老师",后来 接触多了,他直接称我"老蔡"了,我 成了他最信任的朋友,他成了我的亲 人。每次同他交流,他总是非常的淡 定,哪怕是说起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 不幸和苦难,他这一生是多么的不容 易啊! 虽然不是朝夕相处,但我三天 两头的往他家跑,力所能及地给他送 去一些生活物资,也经常帮他做些家 务,带他看病,给他买药,他很开心。

后来,我见他日渐消瘦,咳嗽不止,正 好他大儿子也回来了,我就叫他大儿 子带他到医疗条件好的市医院做个 全面检查,结果查出老人竟已是肺癌 晚期了。我们都瞒着他,给他买一些 好吃的东西,后来又经常带他到饭馆 学一年半了。她先后流落在本地附 了,两个儿子长年在外地打工。他里吃点大餐,但他似乎也感觉到了一 些,不过,他对生死看得开,这出乎我 们的意料。

> 2020年,他身体每况愈下,于 是决定把羊群卖了,干点轻松的活 儿。张罗几天后,来了一帮买羊的 生意人,我和同事用了一天的时间 帮他谈妥价钱做成了这笔生意。卖 绵羊收益三万五千多元,还了一万 多债,还赚了两万元,这件事儿让他 大大松了一口气儿。"老蔡啊,卡莎 莎哦——"老人颤抖着双手,紧紧握 住了我的手。

我接到了新的任务, 离开了格 字, 尔基阿普。

在格郎河帮扶的日子里, 我每 天都坚持做着平凡的事情, 在那乡 村路上,不知道留下了多少车辙和

深深浅浅的脚印。

格郎河 12 岁的女童阿英已辍 近的乡镇、县城小餐馆打工,母亲 早已病逝,父亲娶了后妈,哥哥在 读中职。阿英个子长得高挑,黧黑 的皮肤,长而弯曲的睫毛下有一双 大大有神的眼睛,家庭的变故让她 显得比同龄人懂事和成熟得多。我 们数次的深入家访没有白费,阿英 终于重返校园,就读四年级,再次 开启了她天真快乐的小学生活。两 年后,她升入县城初中,三年后成 功就读中职.....

这些在格郎河的过往, 成了我 一生都难以忘却的回忆。格郎河静 静地流,流淌着野草芳香,流淌着春 夏秋冬,流淌着山乡巨变的旋律。

啊,格郎河!又是一年春天到, 我悄悄走过你的身边, 我仿佛看见 了绿水青山的壮丽诗篇、仿佛看见 了站立在村口目送我们远去的那一 个个熟悉而又亲切身影。

魂在天涯

□ 何永林

沙老师给我们讲毛主席青少年时期的故 事,什么雨中脱掉衬衫洗雨浴,什么秋冬 游湘江击水、什么孜孜求学觅救国路 ……他讲得声情并茂、感人肺腑,动情处 声泪俱下,这给我少年的内心荡起了理 想的双彩

慢慢的,沙老师那嘹亮的歌声传遍 了白坡山下的山山岭岭:《嘎达梅林》《弹 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情深谊长》《盼红 军》《保卫黄河》《红星照我去战斗》《渔家 姑娘在海边》《茉莉花》……一首首中外 伏。有一次公社组队到县里参加文艺汇 演,听说沙老师和一位女知青领唱的《长 征组歌》气势恢弘,一枝独秀。在我的家 乡,沙老师那时已成为走红的"歌星"。

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在区里工作的 父亲说:"你们沙老师书教得好, 歌唱得 好,连长辫子的妇女主任都看上他了。"我 暗地里为沙老师祝福喝彩! 因为我知道那 位黑眼长辫身秀的妇女主任,是当时我的 家乡唯一的"乡花"。

1978年初夏,我期末因各学科考试成 绩优秀和沙老师的竭力推荐而被评为"优 秀学生",第一次走上近千人的校会领奖台 领取奖状和奖品。校会结束,沙老师还把我

们初一快班的学生集中在三合土球场上开 会,他特意把我努力学习,取得优异成绩的 情况专门作了表扬性说明。会后,他把我带 到他的寝室里,送给我一本故事书,并笑着 对我说:"小伙子,加油!"我在回家的小路 上飞跑,看见远黛近绿的群山在微笑,家乡 的小河在欢腾。

暑假里,我每读完一个故事,就摆给 小伙伴和外婆听。外婆笑得甜蜜蜜的,年 老的皱纹又布满额头。初冬新学年开学之 后,一个放农忙假的上午,我和生产队的 社员扦完一坡板田, 一字排开坐在田埂 边,外婆正聚精会神地给大家讲《创世经》 史诗故事,突然远处传来"鸣鸣"的哭声, 我顺着哭声望去, 在家乡那宽大的驿路 上,跑动着一群人,人群簇拥一个白色的 担架向下跑动……夕阳西下时,我坐在家 经典名歌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翻动起 乡的小河边洗板锄,传来了"沙老师病逝"

> 2000年, 我在云雾缭绕的云峰乡遇 见沙老师的亲人海波,摆起过去的沙老 师,我们有说不完的言语,唱起沙老师教 过的歌,我一连唱出十多首。那晚的歌一 直唱到月落星稀黎明来。

的消息,我禁不住潸然泪下

去年夏天,我飞越十万大山,特意着一 件海魂衫,来到海南"天涯海角"处。烟波浩 森的大海,帆影点点,兴致勃勃的游客,在沙 滩和海边嬉笑追逐,有说有笑。金发刘海女 导游则兴奋地唱起了《渔家姑娘在海边》, "大海边哎,沙滩上哎,吹榕树沙沙响……" 我的脑海里一下子"蹿"出老师的形象来。

啊,沙老师! 你在哪里?

郎河。有一天,接到第一书记打来电 话,告诉我老人患肺癌晚期不行了。 听到这一消息,让我非常难过。他年 纪不大,还小我几岁,命运却如此悲 苦, 我在心中默念了好几遍他的名

主编:杨献平 编委:黎正明 徐良

印刷:四川日报印务公司 印数:3500份 印刷日期:每月6日 发送对象:中国作协相关部门,省委宣传部相关部门,省作协党组、主席团成员,全省各级(行业)作协,文学机构,全体会员。